

## 歌德与卡夫卡:

# 他们如此不同,却都塑造时代的灵魂

□曾艳兵



## 歌

歌德是德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卡夫卡深受歌德的影响,这一点不言而喻。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写道:“我在阅读有关歌德的著作,浑身都在激动,任何写作都止住了。”歌德,由于他的作品力量,可能在阻止着德意志语言的发展。”这说明,歌德不仅影响了卡夫卡的思想,而且这种影响业已形成一种焦虑,以至于卡夫卡得奋力摆脱这种焦虑,时刻提防着歌德过于强大的影响,否则他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写作方面的进展和成就了。据说,卡夫卡暗地里梦想写一本论述“歌德的可怕的要旨”的书,并描绘他使后代受到的消极影响。意味深长的是,韩国当代作家李承雨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他说:“阅读卡夫卡犹如放弃宽阔的大道而走进一处没有道路的陌生树林,邀请想象融入现实,创造出自己独特、奇妙的世界。卡夫卡通过这种高超的技艺,向我们展示了提出疑难问题的价值。如果有人能够不借鉴卡夫卡而成为作家,那么他一定非常伟大。”对于卡夫卡来说,他所面对的严峻问题是:如果能够不借鉴歌德而成为作家,那么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歌德和卡夫卡看上去是那样不同,但他们的内在联系是那样紧密而不可分割。

正如魏玛是歌德的象征一样,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象征。魏玛是德国著名小城,距离布拉格300多公里,位于德国中部的埃特斯山山脚、伊尔姆河的河畔。魏玛举世闻名,很大原因是因为歌德。1775年,年仅26岁的歌德应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来到魏玛,这中间除去意大利访问的一年零九个月,他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32年逝世。歌德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创作的,他的巨著《浮士德》也完成于魏玛。席勒也曾两度在魏玛生活,并与歌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另外,爱克曼与歌德在魏玛有长达10年的友谊,他们在魏玛完成了《歌德谈话录》。总之,由于歌德的非凡才华,他为魏玛开创了第一个文化上的黄金时代;而魏玛,也成为了歌德真正的故乡。

在歌德去世半个世纪之后,1883年卡夫卡降生于布拉格。卡夫卡的母语是德语,他对歌德的崇拜与敬仰由来已久,作为歌德故居的魏玛在卡夫卡心中几乎成为圣地,寻访魏玛是卡夫卡的心愿,学习、借鉴并超越歌德就是卡夫卡内心深处志向。

卡夫卡对歌德的关注和阅读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候。在上中学的时候,卡夫卡在德语课的演讲练习中就选择了题目:“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歌德《塔索》的结尾?”卡夫卡上中学时,德文老师费迪南·德莫尔通常选用的范文就是歌德的作品。卡夫卡这时已经开始阅读《歌德全集》。卡夫卡中学毕业时的德文演讲题目就是有关歌德的。卡夫卡上大学时阅读过歌德的传记、书信和《谈话录》。1911年他又潜心研读歌德。1916年为了弥补妹妹奥特拉受教育的不足,卡夫卡“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向她讲解和介绍歌德、叔本华、汉姆生、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周期性地反复吸引卡夫卡,既是卡夫卡模仿学习的榜样,又几乎成为他无法逾越的障碍。

歌德对卡夫卡的影响自然也包括所谓“影响的焦虑”。卡夫卡对歌德在魏玛的故居心仪已久,这终于促成了卡夫卡在1912年的魏玛之行。1912年6月,卡夫卡与布罗德结伴赴魏玛参观了歌德故居。布罗德后来回忆道:“为了筹划第二年,即1912年前往魏玛的旅游,我们出于对歌德的爱,进行了多年的歌德研究而有的特殊充分的准备。听卡夫卡出神地谈歌德,给人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这就仿佛是一个孩子在谈他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生活在比今日更幸福、更纯洁的年代,与神性有着直接的接触。”1912年6月29日,卡夫卡“夜间步行去歌德故居,一眼便认出来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卡夫卡几乎天天去参观歌德故居,并与歌德故居看门人漂亮的小女孩格蕾特·奥廷根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这位小姑娘有着与歌德《浮士德》中女主角玛格丽特一样的名字,但卡夫卡在日记中称她为“格蕾特”。他仔细参观了歌德故居,几乎对有关歌德的一切都感兴趣。

歌德对卡夫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卡夫卡有关变形的观念也许得益于歌德。我们知道,歌德在魏玛时期曾潜心研究植物学、昆虫学、解剖学、光学和颜色学。歌德从生物学的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即变形,原来是植物的变形,后来是可以看到的所有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互



上:歌德《浮士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下:卡夫卡《美国》《城堡》

相生长的过程。当然,有关变形的主题原是欧洲文学的传统之一,卡夫卡所受的影响不只歌德一方面。

歌德对待女性,尤其恋人的态度也许对卡夫卡也有影响。歌德可能借格蕾琴这一形象来怀念被他抛弃的弗里德里克·布里翁,还有夏绿蒂·布甫和莉莉·逊内曼等,她们都在与歌德热恋后横遭遗弃。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歌德完全应该在女性面前深感负疚。《浮士德》第一部实际上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所进行的忏悔……歌德一直是位伟大的情圣,但在全心全意付出爱情的同时他又总是小心翼翼地有所保留。在以最初的暴风骤雨般的狂放激情博得佳人芳心之后,他常常选择退却,留下心绪纷乱、心灵破碎的姑娘黯然神伤。他对女性爱慕有加,可一旦发现,他生活中最根本的任务即文学创作会因此受到不良影响时,他便立刻全身而退。”在恋爱、婚姻与写作之间,如果只能选择其一的话,卡夫卡也像歌德一样,总是选择后者。

就文学创作而言,歌德对于卡夫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方面,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小说的主旨立意方面,也体现在情节故事方面,还体现在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方面。歌德对卡夫卡的影响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城堡》上,歌德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赞扬自然也影响到了卡夫卡的文化选择。

《威廉·迈斯特》是与《浮士德》相提并论的长篇小说。作者创作这部小说花了50年时间,小说分为《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两部。这两部小说是德国文学中所谓的成长小说或发展小说,也就是教育小说。在文学史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也是“德国第一部写移民的小说,到美国去发展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与卡夫卡的小说《美国》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可能是反其意而用之。

《美国》(又译《失踪者》)是卡夫卡第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成长小说,而这部小说显然受到了歌德成长小说的影响或启发。但是,如果说《威廉·迈斯特》是成长小说,《美国》则毋宁说是一部“被成长小说”。威廉·迈斯特是主动接受教育,卡尔·罗斯曼是被迫接受教育;威廉渴望成长,卡尔被迫成长。威廉在成长过程中总有贵人指点;卡尔在成长过程中则常遭人阻拦。威廉成长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卡尔成长最后却前途渺茫,不知所终。至于说,在歌德的小说里穿插有《一个美的心灵的自述》这样优美的道德故事,这在卡夫卡那里却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论及歌德的《浮士德》时说:“在德国,歌德没有任何与自己实力相当的诗坛前辈;从紧随其

后的荷尔德林以降,歌德没有文坛上的对手。”20世纪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显然是歌德的对立面,不过,卡夫卡主要写作小说而不是诗歌。歌德的《浮士德》与卡夫卡的《城堡》,既有一种渊源关系,也是一种对手关系。

歌德的《浮士德》取材于德国16世纪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说。歌德将民间传说故事加工改造,将浮士德提升为一个在人间不断追求最丰富知识、最美好事物、最崇高理想的人物。浮士德经历了人生中5个阶段的悲剧: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事业悲剧。最后,他在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得到了智慧的结论,却又在这一瞬间死去。歌德使浮士德的追求内在化,实际上把浮士德变成了一个自己时代的人物。《城堡》则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最能体现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特征。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像《浮士德》一样,那也是夜晚,但是个积雪覆盖的冬夜。自称为土地测量员的K开始了他试图进入城堡的悲剧。他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K没有自己的身份,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身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最后也未能成功。他一出场就是悲剧,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他是谁,之后的一切不过是这一悲剧的继续和深化而已。

两部作品都涉及主人公追求、奋斗的主题。浮士德精神就是永远进取,永无止境。在K的身上洋溢着这种精神,但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城堡。但城堡里究竟有什么,或究竟是什么,我们却不得而知。浮士德性格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永无止境——是对无限追求,但这必定会导致最大悲剧的发生。浮士德所迷恋的狂放生活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的精神地狱。最后,浮士德经历了地狱的考验,超越自我,并从中得到了满足,但与此同时也宣告了他有限的肉体的死亡。对于《城堡》中的K来说,除非进入城堡,否则他不可能得到满足。为了进入城堡,K想尽了能够想到的一切办法,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的机会。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进入城堡,对此他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虽然最后失败了。

浮士德形象的现代版就是卡夫卡笔下的K,或者说,K这一形象的精神渊源就是浮士德。不过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卡夫卡笔下的K则视野狭隘,无所作为。浮士德始终有魔鬼的相伴相助,得心应手;K则孤身一人,独自奋斗,他那两个突如其来而出现的助手不如说是两个“障碍”。浮士德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他对正在逝去的瞬间说:“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K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还将继续寻找。启蒙时代的英雄浮士德终于在卡夫卡笔下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弱者形象K。1922年7月5日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布罗德的书信中将自己写作称为“魔鬼效勞的报酬”:“报偿这种不惜屈辱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偿这种给被缚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上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写小说时,对此却一无所知的事情。”看来,不仅《城堡》中K这一形象部分地来源于浮士德,即便是卡夫卡本人,也是一个获得了魔鬼报酬的“写作的浮士德”。

最后,无论是歌德还是卡夫卡都非常向往中国、憧憬中国,都阅读并研究过中国文化典籍,都创作过有关中国的文学作品。歌德创作过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卡夫卡不仅创作过《万里长城建造时》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作品,甚至声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歌德是卡夫卡最崇敬,也阅读最多的德国作家之一,也许卡夫卡正是从歌德那里获得了“逃往中国”的灵感。卡夫卡“逃离”的情结较之一般欧洲人更为沉重,他一辈子都在努力逃离布拉格。他把布拉格比作是“小母亲的爪子”,这爪子似乎具有某种魔法,无论你怎样挣扎,也无法摆脱她的控制。卡夫卡希望逃离布拉格,然而,逃离布拉格后又去哪里呢?遥远的东方古国无疑令卡夫卡心醉神迷,那里的人民过着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作为欧洲“陌生人”的卡夫卡,在东方陌生的土地上反倒不再感到陌生,因为他“就是一个中国人”,而这正是卡夫卡所希冀和憧憬的。

据说歌德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亮些!再亮些!”歌德的一生都在思考,探索,追求,就像他笔下从不满足的浮士德。歌德一生向往光亮,就像浮士德临死前所说“黑夜似乎步步逼近,可我内心还亮着光”,歌德也将自己思想的光亮永远地献给了世界。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重病缠身,他临终前要求医生继续大量地给他使用吗啡,据说他最后对医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杀了我吧,不然,你就是凶手。”卡夫卡在生命之光即将熄灭时留给世界的是他的悖论,他的悖论使自己痛苦不堪,使医生左右为难,使读者困惑不解,使评论家过度阐释,然而,悖论并不只属于他自己,还属于我们的时代。歌德与卡夫卡如此不同,但他们都塑造了时代的灵魂。

## 我的阅读

### 菲利普·克洛代尔《香味》:记录生活的气味

□余中先



我小时候,读某科幻小说,谈到未来看电影时,在看到的画面时不但能听到声音,还能闻到气味。当银幕上出现菜市场镜头时,观众就能闻到鱼的腥味、花的香味、果菜的清香;而当观众看到地下室画面时,鼻子里充满的则是潮湿味、发霉味。

长大后,读外国文学,发现有那么一些文学作品,用笔头来描绘气味和滋味,如法国名著《追忆逝去的时光》(通译《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这位住在巴黎奥斯曼林荫大道的“隐修士”就用一杆美食家的羽笔,特别细致地描绘了往日的美味佳肴。可以说,在这部文学名著中,主人公的一切回忆都从“滋味”出发,都来自一种细微的、似有若无的味觉:它突然就从一杯普普通通的茶里,从泡在茶里的小玛德莱娜蛋糕中,让童年的记忆实现了眼前。

还有一些把色、香、味写得活灵活现的小说。“色”与“味”的例子不胜枚举,暂且不表。而以嗅觉闻“香”的例子,最著名的有德国人聚斯金德的《香水》和法国人西蒙的《佛兰德公路》。《香水》中主人公格雷斯那“闻香识女人”,《佛兰德公路》中的西蒙“闻臭识骏马”均堪称佳构,其中《佛兰德公路》那一段写军马上散发的酸臭味与战场上的硝烟味混杂在一起,使人难忘沙场的血腥。

如今,当读到法国作家菲利普·克洛代尔的最新作品《香味》时,我也不免会有一种全新的味觉和嗅觉感受。这位以写小说出名的作家,现在通过散文的形式,一股脑儿钻进了千百种的香味之中。单就凭借这一部《香味》,克洛代尔无疑就可以在描写气味和嗅觉的大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香味》2012年由法国巴黎的斯托克出版社出版,可以被看成一部随笔作品,因为它以各种香味为引子,由嗅觉的种种刺激串联起人生回忆的碎片。全书各章以字母顺序排列,分门别类地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63种香味,从以“A”开始的“Acacia”一直到以“V”为首字母的“Voyage”:例如父亲的须后水、母亲的防晒霜、小女友的亲吻、叔叔的套头毛衣、田地里的干草垛、动物的腐尸、干净清新的床单、湿漉漉的公共淋浴浴室、钢笔墨水、炉火中燃烧的煤块、烤肉上撒的蒜蓉、高卢女人和英国女人牌香烟……

菲利普·克洛代尔是在用文字来刺激我们的嗅觉:随着对他一篇篇文字的阅读,好像真是有一股股的奇妙气味扑鼻而来。种种气味或甜美,或苦涩,或辛辣,或简单,或精致,或温和,或忧伤,在作者敏锐的感知和细腻的笔调中,日常生活中的零碎物件带上了属于自身特有的一种气味,镀上了一层温暖人性的光。回忆中,有美好的初恋,那是小姑娘们丝绸一般的头发;有趣味盎然的学校生活,那是小伙伴足球运动后的淋浴……这一切集合起来,形成了一盒美味的巧克力,令读者细细地品味生活的种种滋味。

作者对自己童年时代父亲形象的回忆,便是与“美能须后水”的香味密不可分的。那时候,身材高大的父亲每次剃完胡子,就会拔下剃须刀插头,把电线缠起来,然后放进梳妆柜。然后,神秘的事情就发生了:只见他拿出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扁平大瓶子,上面写有广告语“美能,给我们男人用的”。接着,父亲摇晃几下瓶子,朝自己左手心里喷出“麦束状的水柱”,又很快地用手掌拍打几次自己的脸颊、下巴、脖子。

“我们突然间闻到一股强烈的薄荷醇和柑橘的香气,再加上盘旋在空气中刺激鼻孔的酒香味,这香气显得更加浓郁。但随后这味道就隐淡了。只剩下一种让我联想到花园里的蜜蜂花、柠檬和薄荷的气味,我有时喜欢咀嚼这些,绿色的叶子和淡淡的药茶、黄色的果皮,还有胡椒。”父亲童年时代的小菲利普弯下腰,火热的脸颊凑了过来让孩子亲吻。“老规矩了。他的脸颊变得格外柔软,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男子气的柔和。朝胡须和须后水奇迹般的作用,让我父亲从一个成熟的男人又变回了婴儿。”

再如,作者回忆了当年温泉游泳池中戏水的经历。一走进玻璃门,潮湿的硫磺味迎面袭来,“就像一个彻底的、病弱的、畏人的吻”:“在这个没有圣坛的神殿,空气似乎在那儿飒飒作响,说话声和淅淅水声从巨大的圆形水池里飘散出来,人们漂浮在水面上,一边想象着看不见的源头,从大地断层中释放出这种有益身心的泉水,散发出药物和死水的气味,一滴泉水就能让它生成略带刺激性的烟幕,让人清醒而且极度兴奋。”

当然,克洛代尔写气味不光是单纯写气味,他是要从对气味的回忆、描绘、联想中,寻找当年生活的情趣,重温甜美的亲情,体会人生的真谛。《香味》中,以“套头衫”为标题的那一章,读来就让人觉得分外亲切。

叔叔来帮忙盖房子时穿的那一件套头衫,菲利普·克洛代尔始终保留着。它并不漂亮,作者也并没有描写它的质地、品牌,读者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但是,这件套头衫之所以非同一般,之所以被作者当作宝贝收藏着,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当年帮家里盖房子时,叔叔就穿着它,每天干上10个小时的活,这件普普通通的套头衫浸透了灰尘、石灰渣、石膏、灰浆、蓝色高卢女人牌香烟和啤酒的气味,当然也浸透了叔叔的汗味。后来,叔叔走了,但他的套头衫却留下了,衣服纤维上“盘踞着两点新鲜的灰泥斑”。

“我把自己的脸埋进去,就像投入自己热爱的人的臂弯,我哭了。我的叔叔就在这里,强烈存在着,在香烟冷却的气味中,廉价的须后水淡淡的余味中,水泥的灰尘中,墙纸的胶合剂气味中,从这件衣服无意中汇集起来的炼金术中冒了出来。”

气味不为别的,为的是记录生活,怀念亲人,保留人生。菲利普·克洛代尔在法国文坛上确实是一个写作的高手。他的小说《灰色的灵魂》获得了2003年的勒诺陀奖,在法国受到普遍关注,还被译成了包括汉语在内的22种外语,并被拍成电影。《林先生的女儿》(2005)则细腻又深情地讲述了关于流浪与友谊的故事,它以一种质朴的笔调,编排了平凡无奇的情节,营造了一种迷人的节奏,把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写得如阳光般的温暖和煦。另一部《布罗德克的报告》曾获得2007年的法国中学生塞古尔奖,小说讲述了法德边境某小村庄中一个神秘杀人案,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布罗德克负责起草交给上级行政机构的报告。在调查过程中,本身也是“外来者”的布罗德克回溯源乡人到达村庄后发生的怪异事件,发现了村民许多隐藏的秘密,一步步揭开人性的黑暗、丑陋,也唤醒了自己在战争中痛苦不堪的回忆。

克洛代尔曾于2005年和2011年访问中国,笔者曾与他进行了文学会谈。当我问到,他与法国大诗人保尔·克洛代尔是否有亲戚关系时,他摇头否认。但不可否认,两位克洛代尔虽相距100年,却都是法国文坛上的大师。不信,请读菲利普的《香味》《灰色的灵魂》《布罗德克的报告》,还有保尔的《辘子鞋》《正午的分界》等。